



李文方 著

飞行猫

哈尔滨
故事

作家出版社

李文方 著

飞行猫

哈尔滨
故事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行猫：哈尔滨故事 / 李文方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
2014.8

ISBN 978-7-5063-7367-8

I. ①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8253号

飞行猫：哈尔滨故事

作 者：李文方

责任编辑：李宏伟

装帧设计：@申设计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2×210

字 数：214千

印 张：10.25

版 次：2014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367-8

定 价：32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李文方

男，1948年12月生。哈尔滨人。黑龙江大学文学硕士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编审、教授。历任《北方文学》编辑、黑龙江画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、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主任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等职。1974年开始写作小说、散文，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，散文、随笔数百篇。中篇小说《巴什卡小铺》《红楼情恋录》发表后，被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选载，前者于2013年“第八届黑龙江省文艺奖”评选中获奖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文方心语》、文学艺术评论集《漫步心灵广场》，并出版有文艺美学、艺术史等方面学术专著五部。1997年获黑龙江省文联颁授“特别优秀创作奖”。2008年，获国家颁授“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”。

目 录

001	飞行猫
017	画友
030	红楼情恋录
060	巴什卡小铺
094	圣约瑟琴房
147	炮队街水塔
184	门洞鱼私语
201	饥饿的滋味
213	摆渡故事
232	恐水
272	血树
288	太岁
317	后记

飞行猫

二十五年前，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工作，住在市郊一栋很旧的两层楼房里。我住的房间是由大房间改的，隔壁还有一家。那家平时只有三口人，妈妈有病，弟弟刚上小学，出出入入操持家务的是个十四五岁正读初中的小姑娘，叫小月。搬来不久，我就注意到，这姑娘与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虽然六十年代最初几年营养不良是个普遍现象，可是她的脸色显得更白，偶尔看去，甚至给人一种半透明的感觉。在她瘦削的身形、深蕴的眼神里，有一种寒霜般的气质，既叫人觉得美丽，又叫人难以接受。

她平时不大说话，做事极其麻利，连那不大懂事的弟弟也从不敢违拗她。

住的时间长了，自然会有些来往，有几次我很想和她多谈会儿，可她都不露声色地躲开了。

大约是我搬来半月以后吧，一个早晨，我爬起来，端着预备好的玉米面、白菜往大伙房走去。住惯现代公寓的人，是没法想

象我那时住的奇特楼房的，房子很大，大得吓人，但每个住屋都不成单元，所有的人，都必须到公用的大伙房去做饭。我住的房间离伙房很远，走廊里照例没灯，当时，大约是四五点钟，冬天里到处都是片漆黑。我没有电筒，其实即使有也无用，因为电池很难买到，我只好在长长的走廊里摸黑往前走。

拐过走廊折角，接近伙房时，我突然觉得黑暗中，自己猛地被什么东西抓住了。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也很少想入非非，但此刻也觉得相当紧张。慢慢地，我觉出一个瘦小娇弱的身体靠近了我。我努力想看清她的模样，可是办不到，走廊里实在太黑了。

“是我。”

声音极轻极细，不过我还是一听就知道了，是小月。

她总是全楼第一个起来做早饭，可她为什么不进去，却站在这可怕的黑暗里呢？

“你听听，”小月更靠近我，“能听到吗？”

我凝神谛听，开始时并无声息，渐渐地从四面八方的黑暗里传来一种粗粗的、缓缓的声音，不紧、不慢、不轻、不重，却一直透进人的血管里。这绝不是人的声音，也绝不是任何兽类的声音，这是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巨大的呼吸声。这声音中有一种特殊的恐怖，它随着脉搏，一点点灌满了我的全身。

我抵抗着头脑的逐渐麻木，努力辨别着，终于断定，这声音是从大伙房里传出来的，我决心弄个究竟，便推开小月的手，想靠近伙房。就在小月的手离开我的胳膊时，声音消失了，完全消失了，我有意地停了一下，还是一片寂静。只有伙房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。

“小月，还有声吗？”

“有，和刚才一样。”小月的声音几乎听不清，就像从远处飘来的。

我三步两步闯进伙房，打亮了电灯，当然，跟我料想的一样，伙房里除了一排排大张着口的灶膛，什么也没有。

也许是灶膛里的风声？

当天下午，小月特意站在楼门前等我。看见我，她脸上露出短暂的一笑，出人意料地闪出一种少女特有的光辉。

几句不着边际的、羞涩的客套话后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今天早晨，你听见那声音了？”

我郑重地点点头。

小月仿佛很满意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求你别告诉我妈，也别告诉别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愿意叫他们知道我害怕。”

“好。”我为自己承担了一项义务。

“其实，”小月又恢复了平日的矜持，“我胆子不小，一点也不小。白天什么也不怕，黑天，不碰上它也不怕。”

我为自己那么对一个女孩子的秘密感兴趣有点惶然，可还是忍不住问：“碰上它，是谁？”

“你不是听见了么？！”小月惊愕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你常听见吗？”

“我还看见过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你信吗?”

“我一定相信你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我也说不清，我从来没看清，也没看全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”小月的脸上不知不觉又罩上了那种看不见的寒霜，“它很怪，也许有点像猫，很大很大，什么都能一口吃掉，一到夜里，满天飞，到处都有……”

小月望望我，又补充说：“不过，我很难知道什么时候碰上它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拍了拍小月的肩膀，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自己也弄不清。

“世界上是不会有这样一种东西的。小月，别怕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马上后悔，因为我发现，自己已经在无意中违背了刚才的承诺。

果然小月不再往下说什么，连声道别都没有，一个人转身快快上楼去了。

我多少有点遭到几分冷落的感觉，然而，小月所描绘的那个可怕的飞行猫，却从此印在我的脑海里面。尽管我从理智上一再否定它的存在，却又不能不承认那天早晨在伙房门前的亲身经历。

自此，每天早晨，我都有意早起一点，还故意在屋里把盆碗弄得“叮叮当当”地响，我知道薄薄一道夹壁墙是隔不住声音的。直到小月推门出来，我也走出房门，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搭伴去伙房了。

一连好多天，都没有异常事情发生，小月没再向我提起那奇

怪的飞行猫。

说不出是小月使我感到神秘还是飞行猫使我感到费解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探听小月一家的情况。说“探听”有点过分，其实无非是顺便从各方面打听一下。据说，小月的爸爸是土改时参加工作的，以后调到城里，在机关工作，五七年不知说了句什么话，被内定为“中右”不戴帽子。属于内控使用，表现好，自然就慢慢和别人一样，表现不好，随时可以戴上。几年前，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结果被派到边境一个水库工地去了。他一年之中，大概能回家一两次，每次只能住上三两天。就在他调到外地的第二年，小月的妈妈患病，半身几乎瘫痪。按理，作为一家之主，他有可能调回本市，可是他没有提出要求，至于其中的原因，说法不一，有人说他们夫妇本来感情不深，他不愿回来侍候；有人说他胆子太小，怕提出返城，会联系他的“右言”问题；也有人说他并非胆小，而是想借此表现表现，好抹掉“右言”这个污点。至于小月，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夸赞，都说她是个好孩子，她的飞行猫恐惧症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我一直没有见到小月的爸爸，她家里甚至连她爸爸的照片都不挂一张。没有什么可以说出的根据，我却猜想，小月的飞行猫恐惧症，也许与她爸爸有某种关系。

我这猜想不久便得到了证实。

那大约是十二月份最后几天，离新年已经不远了。有一天下班后我又处理了点事务，回家晚些，估计总有七点多钟了。我刚进门，就被小月的弟弟迎住，拉进隔壁房间。小月没回来，她妈妈下不了床，已经急得流眼泪了。

我马上返身下楼。那时候为了省电，路灯极少，我们这座大楼周围全是黑乎乎一片。天很冷，风虽然不大，可刮到脸上仿佛锋利的刀片割裂皮肤一般刺痛。

我在院子里找了一遍，没有。此刻，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自己看见了小月所说的那个飞行猫。毫无疑问，小月又碰上它了。

终于，在很远的一个电线杆下，昏黄的路灯里，我找到了小月。她的脸仿佛被冻僵了，看见我，竟一点变化也没有。

“走吧，你妈妈急坏了。”

小月默默地跟在我背后，脚步轻轻，几乎没一点声息。接近院门，她站住了，指着院里黑洞洞的阴影，对我说：“它在那儿，我没法进楼。”

我努力去看，可依旧只是不成形状的黑影。

“看得见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小月又像那次在伙房门前一样靠近我，用手抓住了我的手。这是一双多么纤弱娇小的手啊，完全是凉的，只有那一点点柔软还可以显示它是有生命的东西。我把她的手翻转来，轻轻地握在我的手心。随着她的手在我掌中慢慢变热，随着她那微微感觉到的脉搏，渐渐地传递到我的心里，我的眼睛起了变化，原来不成形状的黑影，慢慢聚拢起来，变成了一只占据半边天的硕大无朋的巨猫。它蹲踞在楼前，远远高过楼顶，那两只眼睛高悬在空中，瞳仁是两条与黑夜完全不协调的缝，这是不怀善意的充满威吓的缝隙，我觉得任何东西要想逃脱这条缝隙的窥视和钳制，都是绝然不可能的。

与这真正的飞行猫相比，刚才我在院中寻找小月时自以为看到的東西，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了。

它的确是活生生的，无所不在的。

我忽然想到一点，便松开了小月的手。巨猫消失了。我再抓起小月的手，那碧绿的瞳仁，又像闪电一般击中了我的眼睛。我一下子恍然了，飞行猫是存在的，只是没有小月，我感觉不到它。现在我感觉到了它，可一种比恐惧更强烈的责任感，使我的心稳定下来。我牵着小月的手，向那黑洞洞，仿佛无限幽深的楼门走去。

当晚，我得知，小月的爸爸来了一封信，说新年、春节都不能回来了，原因没写，只是希望他们三人好好儿过年。

还用得着细细推理么？飞行猫的再次出现，肯定是与这封信直接相关的。

这些天，小月一直放学很晚，因为临近期末，课程非常紧张。我很替小月担心。她的家务这么重，学习这么紧，又要和那个可怕的飞行猫纠缠，一个纤弱的女孩子是怎么承受的呢？我没和任何人商量，每天下班径直赶到小月学校门口去接她。几次之后，我发现学生们开始议论我们，小月和我走在一起总是把头埋得很深，谁也不看。

一天，我们从学校回来，走进院前，她忽然说：“我这些天挺好，你，往后别来接了。”

“能行吗？”我犹豫不决，小月的感情很特别，我不想拗着她，又实在不放心。

“行。不信你试试。”小月把手放在我手臂上，轻轻地握着，我倾听着，张望着，院子里一片安静，黑影一点变化也没有。飞

行猫不见了。我相信了。

我没想到，她骗了我。当时她是真的没有了那种恐惧感呢，还是用什么方法拼命抑制了自己，我不清楚，不过，我敢肯定她当时有意欺骗我。两天之后发生的事，清楚地说明，那凶恶的飞行猫一刻也没放松对她的折磨。

那是晚上六点多，严格来说，不能算晚，只是我们这里偏僻，又是深冬，天黑得早，路上行人也很稀少。我吃过饭，有些坐立不安，小月没回来。再违背一次承诺，下楼去接她吗？那肯定会伤害她的自尊心。这样无动于衷地坐着，又觉得心里实在不好受。

忽然外房间的门被“呼”地拉开了，我一阵轻松，还好，回来得不太晚。可奇怪的是，小月家那扇门长久地没有动静。

“是小月吗？”里屋传来小月妈妈担忧的问话声。

“嗯，是我。”声音不对，我连忙起身打开房门，小月差点跌了进来，只见她双手紧紧地捂着额头，殷红的鲜血，顺着她白皙的指缝，流进了袖管里。

“让我洗洗，别，别让妈妈看见。”

我伸手扶住她，心“怦怦”直跳，难道那幻影飞行猫竟真的能伤害她？

我先到隔壁讲了句谎话，说小月有几道题解不出来，要马上跟我商量一下，饭等会儿做。小月的妈妈叹口气，没说什么，看得出，她对自己女儿疼爱得很，可并不深知她内心的秘密。

回到我的房间，小月已经开始用温水擦拭自己脸上、头上、手上的血迹。我替她更换着棉纱和绷带，幸好，伤在紧靠前额的

头发里，脸上并没有留下可见的伤口。

“是它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小月的眼睛里又一次涌满泪水，可她使劲抑制着，不让她流出来，“我知道它会在楼前面，可我想撞一撞，干吗我就非得怕它？！真的，为什么我就非得怕它！今天，它果真在那里，我把两只眼睛紧紧闭上，双手抓紧书包带，埋下头，对准楼门方向，拼命地跑。

“我跑得太猛了，没想到一头撞在了门柱上……”

我觉得小月的飞行猫恐惧症已经传染给我，我早已超越信与不信这条门槛，我已经对这怪物产生了感情，一种强烈的、深深的憎恶。

“小月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能感觉到它，有多久了？”

“很久很久了，我从小就古怪，也许是受了爸爸的遗传吧。”这话不大像一个女孩说的，也许她不过是在重复什么人的论断，自己却并不晓得。

“你想爸爸吗？”

“想，要是他能回来就好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不，你不知道。”小月纠正着我的误解，“我不怕苦，也不怕累。只有爸爸和我一样，有他在一起，我们是两个人，就不怕它了。”

小月头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，此时刚刚梳洗过的面庞显得更白更瘦了，我真想伸手，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告诉她，我愿意时刻在她身边帮助她。

可是，我没有这样做。

新年、春节都悄悄地过去了。小月忙里忙外，考试非常出色，外人看不出任何变化，连她妈妈都没觉察到女儿的内心痛苦。我却发现小月越来越瘦，我真担心，过分的燃烧，说不定哪一天会最终过早地熄灭这支生命的蜡烛。有许多次，我想冒昧地给小月的爸爸写封信，把小月的情况告诉他，请他早些回来，想想办法。但我始终未敢贸然行事。

漫长的冬天终于在飞行猫时隐时现的阴影中过去了。

五月上旬，我出差到北京去了将近两个星期。走的时候，我特意跟小月打了声招呼。此时，天气已经转暖，白天也加长，不论早起晚归，都很难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形了。这使我大大感到放心。

尽管如此，在北京的日子里，每当我单身独处时，总不免想到小月，想到飞行猫。北京几乎已是夏天，街上阳光灿烂，连地上的阴影也暖融融的，像一块块正在融化的巧克力。飘飞撩人的杨花里，到处是行人、车辆、旗帜、标语，所有东西都在舞动，所有声音都是歌声，占据着大街小巷，到夜间也久久不息。我住的招待所在城西，离市郊已经很近。每天晚饭后，我都要走一里路，到更西边的一条小运河边，散一会儿步，等夜色起来，再回去。运河的这一岸是油菜田，田地上正在长出一座座楼房，脚手架上，人影依稀。建筑工地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光，让我觉得安全。哈尔滨的那只飞行猫再凶恶，如果飞到这里，飞到这片光明的新天地，大概也再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了吧？

将近两周的外出结束了，当我提着旅行袋回来时，我发现，

我已经是想念这个“家”了。我进院后，下意识地搜寻了一番，院里树木正在放绿，地上冒出一丛丛发蓝的草尖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。春天毕竟还是春天，它不论在哪里，总是叫人兴奋。

我怀着一种自从搬到这里来后几乎从没有过的好心情上了楼，拉开了外房间的大门。

从小月家的房门里，传来一阵笑声。的确是笑声。我听得出，小月和她的弟弟都在笑。

“哦，大哥哥回来了！”首先开门探出头来的，是小月的弟弟。

紧接着，小月的脸庞也探出门来。仅仅两周的时间，我几乎难以相信这是小月。从前窄窄的额头，现在变得宽阔了，鹅蛋形的脸庞变得丰满圆润，连皮肤都变得莹莹有光，透出红晕。

“你好，家里人都好吗？”我主动开口，声音变得意外地柔和。

“都好，我爸爸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？！”我开始十分震惊，继而立刻对自己的震惊感到好笑，她爸爸总归在什么时候是会回家的，这很正常，“在家吗？”

“不，上午刚刚走，回工地去了。”

“可惜，没见到。”

“等会儿，我过去。”小月的神色中有几分顽皮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。

我进屋没一会儿，东西还没放置好，便响起了敲门声。随后，小月进来了。

她手上用一块大纸板托着一堆东西，有几络编好的月黄色的角瓜干，有几捆淡绿色的豇豆干，紫色的切成花瓣样的茄子干，还有一碗紫红的芸豆。

“爸爸说，这是他在工地自己种的，送给你尝尝。”

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，粮食仍然相当缺，肉类、蔬菜也很难得。小月家的情形我是知道的，这些东西要算是很贵重的礼品了。

小月站在我面前，我似乎刚刚发觉，她原来只不过比我矮半头。这种介于踏入妙龄的少女与童蒙未褪的女孩之间的女子，实在是难以捉摸的，她们转眼之间就能变，变得让人吃惊。当她们说起傻话、做起傻事来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，可当她把一双眼睛完全贯注于你时，你马上会看到一个迷人的倩影。小月被我注视得有些不大自然，终于移开视线，把一封信递到我手上。

“爸爸给你的。”

我拆开信封，抖出信纸，这是一张极薄的小纸片，上面的字迹娟秀流利，看去竟有几分女性气质。开头的几句寒暄之后，下面的话马上引起我的注意：

听小月讲，你帮了她不少忙，我非常感谢。最近，我已经被上级抽调到社教工作团，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。我很久以来就在盼望这一天了。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洗清我五七年的污点，不把它留给下一代，那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

此事莫告诉小月，免得她为我担忧。她的病你是知道的，将来我自己的事如果能解决，我一定想法带她去治一治。孩子毕竟还小，请你多照看他们一下吧。

我又望了小月一眼，看来，和爸爸在一起这些难得的时日，